

# 远去的火塘与炮声

旬阳 余德权

“宿松县大槐树”两行字。父亲说，那是我们上山祖的老家，也是我们的“根”，要教育子孙永远铭记。于是那个长江下游遥远的地方，从小就深深地根植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尽管我不明白，先祖当初为何要背井离乡溯流而上，一路漂泊流落到此穷乡僻壤；我也常常在想那棵大槐树的模样，不知道时隔几个世纪多少寒暑，春天来临它是否还会再发新绿。

除夕当日，便是各家各户忙年的顶峰：一大早，家家户户里里外外拾掇清扫得干干净净，门头大红灯笼高挂，大门上是威武鲜艳的新门神，门枋上是墨迹未干焕然一新的新春联；妇女们忙着洗菜煮肉杀鸡剖鱼，厨房里氤氲的是雾气、香气，引得馋嘴的猫儿狗儿小孩围着灶台打转转。印象中的三十中午，父亲挂好灯笼、贴好对联，准备好祭祖的火纸、香炮之后，便会洗净手脸，换上簇新的衣裳，背手踱步挨家挨户去看人家的新对联，说些“年办得齐、年过得好”之类的吉利话——放在平日，这类客套话他是绝说不出口的。

父亲在时，三十下午饭前放炮后，必先净手给祖先上香烧纸，神态肃穆。他常说，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’”特别强调祭祀的

“诚意”，说既然祭拜，就要诚心诚意，祭祀祖先时，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那里，祭祀神时，就好像神真的在那里。我年少时不懂，现在方明白，年节祭祀并不是敬畏鬼神搞封建迷信，而是要慎终追远，继承道统。《左传》里刘康公说过，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祭祀是国家大事，同样也应是小民之大事了。

年少时，没有电视、网络，团年饭后，先去给祖先上亮，再去一家家陪长辈守夜。所谓守夜，无非是陪长辈喝酒，在酒桌上、火塘边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，聆听长辈教诲。三十夜的火塘，是家庭版的“道德讲堂”。至今我还记得，几十年前的那个三十夜，我和长辈们在火塘边烤火，父亲就着炉塘柴火光，用火钳一笔一画在塘灰上教我写“人”字的场景。他说，“一撇一捺写个人，一生一世学做人；人字两笔好书写，人这一生不易做。”做人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生的修行。尽管父亲早已作古，可年三十夜的谆谆教导一言犹在耳，时刻让我自励和警醒。

三十夜的乐趣，印象最深的当数那次和大哥一起挨家逐户的“出行”——老家旧俗，把大年初一放炮迎新叫做“出行”，即在年初一五更过后，一家人洗净手穿戴一新，在场院摆一张方

桌，用酒肉香纸敬过天地后，放放炮，祈求一年好运。那年三十夜，我们哥几个喝酒聊天，开始时济济一堂，后半夜只余我、小哥和两个侄儿。正无聊，侄儿提议说，今晚上各家都买有现成的炮，既然喜欢放炮，何不沿家沿户放个痛快？这个建议顿时让我们都兴奋起来。我们几个马上就提了灯笼手电，准备了火柴打火机，挨家挨户静悄悄地推开门，搭凳子取了堂屋楼枕上挂着的三鞭五眼炮，等主人闻听枪炮声穿衣下床，我们一干人早已忍不住笑，一路小跑到下一家胡闹去了。

那晚，我们上坡下坡，跑了几里路，从半夜两点多一直忙到六七点，帮一二十家完成了大年初一最重要的“出行”。当晨曦微露，新年的第一缕曙光从东方初现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年度“助人之乐”任务了。

日往月来，时移世易，人生倏忽百年。然而年少时的那些年节往事，那些故人，历经岁月沉淀却愈发清晰。如今的孩子，赶上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，连曾经亿万万人瞩目的春晚都关注甚少，乡村年节曾经的那些火塘亮光、灯笼上的字迹，以及年初一的出行炮声，早已寂然远去了吧。

每到腊月，总想起青少年时，在农村老家过春节的一些情景。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少年时的老家农村，缺吃少穿，特别贫穷。过年能有件新衣服，穿双布鞋，有大米饭和麦面馍吃，就已非常心满意足了。

七十年代的春节，没有现在文化生活的繁荣，也没有如今物资如此丰富，那时人们生活很简单。但每逢过年，小孩和年轻人仍充满欢乐喜悦的心情，到处洋溢着年味气氛。

那个年代没有人外出打工，农村只有极少数人在外当兵或上学。每到春节来临，父母每天都盼望着，在外工作和上学的游子早日归来。同样，儿女们也盼着能早早回家与父母亲人团聚。

陕南农村除少数川道平地外，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大人稀，交通不便，自然环境恶劣，生活条件差。生产队大集体干活，不讲科学种田，加之自然灾害多，年年歉收缺粮吃。有些生活必需品还要凭票供应，而且票证只发给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和城镇户口的居民。农民吃粮油，吃菜和吃肉，全靠自己生产。

那时农村也没有电灯、电话、自来水。冬天取暖靠烧柴火，晚上照点煤油灯，村组住户之间都是羊肠小道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赶路靠腿，搬运物资都靠肩挑背扛。尽管生活艰苦，但年味仍然很浓。

腊月，有一些传统习俗，也是过年的内容之一。如“吃五豆”“吃腊八”“过小年”等。吃五豆就是腊月初五精选五种豆类食物，放在肉汤里煮成粥。到了初八，选木耳、土豆、肉末、豆腐、花生、麻食等八种以上不同的食材，放在一起煮成粥就叫腊八八。五豆和腊八八煮好了美味可口，吃了具有滋补润肠、补脾除湿的作用。腊月二十三要过小年，祭灶神。这天要吃年糕，换灶神画像，祈求灶神爷在上天保佑四季平安吉祥，五谷丰登。

一般过了腊八节就要开始筹备年货了。那年头不像现在，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看不完买不尽的商品。当时没有塑料大棚种植技术，根本见不到反季蔬菜和水果，吃菜全靠自产。所以腊八节一过，喂有猪羊的农户就开始杀猪、宰羊，薰豆腐干，长豆芽，磨魔芋，挖莲藕，烤甜秆酒。还要自制一些糕点，包米花糖，淹鸡蛋等食品，另外收拾一些干柴捆成小节堆着，以防过年下雪用。

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这天要“打烟尘”，二十五六就要去供销社买盐，买煤油，买鞭炮，买门画对联及一些过年的日用品。二十八开始忙蒸馍、做豆腐、煮肉等。虽然生活条件有限，但各家各户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筹办年货。一直忙到大年三十上午，再把房前屋后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除夕中午如有剩饭要热着吃，不能放到第二天。下午开始贴上红彤彤的新对联和门神画，挂上红灯笼，吃得格外喜庆！

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桌饭。一般都等着天快黑了，五六点钟在堂屋举行，有约定俗成的顺序讲究，首先要将门灯和每间房的灯点燃，提前烧好一盆木炭火，摆好桌子酒杯碗筷，将准备好的凉菜端上。再点燃堂屋神龛上的红蜡烛，上一炉香，祭拜天地和祖先，祈求平安吉祥，然后开始鸣放鞭炮。最后等全家人都到齐了，请长辈上席入座，晚辈围坐在八仙桌其他三方，开始吃团年饭，三十晚上吃米饭，初一早晨吃饺子也是标配习俗。席间大家举杯先敬长辈饮酒，吃凉菜，酒过三巡开始陆续上热菜，满桌满碗的美味佳肴，屋子弥漫着酒肉飘香。大家边吃边喝边聊，相互交流一年的喜事好运，谈笑风生，好一派过年喜庆景象！

吃完团年饭，长辈们坐在正堂品茶，小孩要给长辈叩头拜年，父母将提前准备好的压岁钱红包发给大家。然后小孩提着自制的灯笼，点燃漆籽油浇筑的蜡烛，相互嬉戏奔跑，燃放鞭炮，乐在其中。

大人围着火炉的旺火，与儿女们叙说一年来的冷温欢欣，一直聊到半夜，送走过去一年的所有烦恼。待到十二点钟声敲响，各家各户都开始燃放鞭炮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此时鞭炮声响彻山谷，一直持续到天明。

大山深处的夜晚平时都是一片漆黑寂静，但大年三十晚上，到处炮声轰鸣，山谷里有农户的门灯和小孩子的灯笼，加上各家的旺火，也称得上是“灯火通明”。

大年初一天亮起床就开始出行拜年。要选一个吉利的方向，摆一桌供品和香炉，上一炷香。小孩换上新衣服，大人扛着锄头，整齐地站在供桌前，拜天拜地。祈求老天保佑风调雨顺，人寿年丰。然后去邻居家相互拜年，互送祝福。过了初一，女婿要陪着媳妇回娘家去给岳父母拜年。兄弟姐妹如已成家也要相互走动，互送礼物拜年。

从正月十二开始闹元宵。民间组织烧狮子，踩高跷，玩彩灯船。走村串户，敲锣打鼓，自编自演，唱一些喜庆吉祥祝福的歌词，给大家拜年。热热闹闹，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六，才算把年节过完。

小孩们也特别向往过年，因那些年农村缺吃少穿，只有过年那几天，才能吃到白米细面和猪肉，放鞭炮。也只有过年，大人想办法都要给小孩缝套新衣裳，做双新鞋穿。

到了一九七八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，市场经济的阳光沐浴大江南北。农村开始包产到户，农民有了积极性，讲究科学种田。大棚种植，良种也逐步推向广袤的乡镇农村。在政府的扶持下，镇村相继开始修路、拉电。逐渐基本上达到了村村通公路，家家住楼房，户户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现在农村一到过春节，想买啥有啥。在外工作的同志和进城务工的农民，乘坐各种交通工具，或开上小车满载而归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礼花鞭炮声此起彼伏。正像宋代王安石的诗所言：“千家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虽然我们已在城市居住多年，但对家乡欢乐喜庆的年味依然怀念。

## 春天的抒情

南夫

春天是一粒草籽，她是泥土孕育的一粒胚胎，她在大地的心腹中运动着，无处不在。所有的河流，小溪和沟渠都是大地的血管，为这粒草籽提供氧气和营养。此刻，当我踽踽独行在乡家的田埂上，脚边响起无数草籽破土的声音，当我穿过树林，爬上山坡，放眼望去，辽阔的土地上布满绿色的春天。啊，春天来了！

早晨的阳光斜照雨后的田园，耳朵里萦绕着天籁。脑中一片空明清秀，这是我对春天的最初印象。歌颂春天有更多华丽的词藻，我只用朴素语言对一根荆条，一枝刺藤，一条蛇充满善意。残冬留下的枯枝败叶都是岁月给我的馈赠。在春天里，我会在一壶茶一杯酒中看到父亲给我留下的无形资产——感动和敬意。当我打开草上居的门，有无数绿色扑面而来，一丝微凉的春风轻轻抚过我的脸。对于暮年清淡的生活，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。

## 新春辞

汉滨 白怀岗

和乡亲在晚饭后就着火塘，盘点一年的收成。我在记事本上勾勾画画，要写的文章，完成了一大半。计划走访的学生，超额完成申报的课题，尚在进行中。日子在新一个年轮里绵延。

孩子们的晨诵声声入耳，我开始制定新的年度要点。嗯，陪家人的时间要增加，读书的时间好像也少了点。那就去掉一些，再添上一小部分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与生活共进退。

我一直相信，冬深就是春近。几十年光阴养成的秉性，让笑容成为本体特征。记住别人的好，认真回复每一条短信，真挚地祝福，陌生人也能有个美好前程。

玉兰树叶在风中英姿飒爽，它们是不知道寒冷的一群生灵。几个孩子，穿着新出的服装，像走在一簇簇的道路上，他们欢笑向前，手拉手。

第一天，我们看远去的亲人，她们成为山水的一部分。把一年的过往最重要的票告磕头时，我们一个个聚在一起，像一个个名字紧密排列。风很大，纸钱老是点不着，鞭炮声很响，热烈而真切。回望处，灯火成为温暖背景。

这一年，在时间的琥珀里沉寂。有爱之人以劳作弹奏着光阴的琴弦。腊梅花在雪野里把自己打开，亲人们给你滚烫的祝福。我要抓紧流星的尾巴许愿，所有人，一切事，越来越好。

小孩蹦蹦的步子一天天平稳。班上的陈思又写了一篇好作文，父母尚在，一起看晚会。妻子和女儿满心欢喜围着灶台忙碌。地里麦苗返青，花喜鹊成为方邻。习惯了那些温暖而美好的事情，仿佛我们一直都深陷其中。



山乡瑞雪

王正学作

第1384期

瀛湖

## 除夕夜的那锅饺子

汉滨 唐玉梅

工厂。二姐在东莞沙田的一家港台合资企业里做生控员，我按着二姐电话里的指示从广州车站下车转大巴到二姐的工厂。临近春节时工厂放假七天，偌大的厂区一下子冷清起来，食堂的厨师也都回家了。我想念母亲，想念有母亲的除夕夜，想念一家人围着炉火在除夕夜包饺子温馨，未来的未下以及对母亲的无尽哀婉令我几欲恸哭……

除夕的清早我还在蒙头似睡非睡，二姐早已起来收拾停当，她嚷嚷着说，快起床，都过年了还睡懒觉，咱们还要擦窗子，拖地板，买年画，贴福字，还要去买新衣服，买肉馅包饺子。去迟了，肉馅就打烩了，超市的肉不新鲜。

她的语气仿佛在家时母亲还在的样子。我嘟囔着说：包饺子？拿啥包饺子？二姐说到时你就知道了！

我于是起床，随着二姐来到菜市场。菜市场里活鱼青虾大螃蟹，辣椒红，芹菜绿，说着粤语的菜贩子大声张罗着生意，置身其中，我的伤感一扫而空。二姐买了三斤多猪肉，一大块鸡脯肉，一斤多牛肉，全部让肉铺打成肉馅，接着又买了芹菜、茼蒿、小葱、花椒粉和十三香、大蒜、生姜、料酒、生油、老抽、耗油……回来的路上又绕道去很远的地方买了年画和福字，还买了一小包五颜六色的气球。二姐说，今天的衣服还在正价，明天除夕一过，卖场都在打折，咱们初一睡觉起来再去买新衣服吧。

二姐的声音透着喜庆，仿佛母亲从来不曾离开我们一样。仿佛只要我们俩转过路口的榕树，推开任何一间虚掩的门，我们的母亲就在厨房里等着我们，我们一起摘葱、捣蒜、炒核桃和花生，锅里翻滚着咕嘟噜的卤肉……

我于是也被二姐的情绪感染着，我们提着一大包菜回到厂区，门房值班的汉中大叔问：你们还买菜了？在哪做饭？二姐说，有的是办

法，下午5点我们给你端一碗我们包的陕西饺子。

门房大叔惊喜地问：真的？我要吃20个饺子，不管味道咋样，只要是饺子，来广州这么久，还没吃过手工的饺子。

我们回到宿舍，二姐去厂房的食堂里，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办法，拿来了食堂的两个不锈钢盆，一把菜刀，一个塑料的菜板，一个电饭锅，一路上，凡是遇见同一宿舍楼出进的，她都说：5点吃饺子了啊，陕西手工的饺子！很多人半信半疑，吃饺子？怎么做？在哪里擀饺子皮？要知道，广州的街上根本就没有卖饺子皮的，就连麦面粉，都是找了三条街才买到。

二姐动手和面，我开始吹气球，贴年画和福字，等我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和福字贴好，擦了门窗，二姐也把饺子面粉和好了，用一块纱布打湿盖起来醒面。

接着我和二姐一起摘葱、洗芹菜，二姐取出在菜市场打好的猪肉、牛肉和鸡脯肉馅拌在一起，把葱、生姜、芹菜都切碎放在肉馅里，二姐说：可惜咱们没有石臼子，不然捣碎炒熟的芝麻面和花生碎加里面就更香了。

饺子面团醒好了，二姐在菜板上揉成粗条，用菜刀切成一个个圆圈的白面团。可是工厂的厨房里没有擀面杖，二姐把一个啤酒瓶洗干净，又拿出一张广告纸，把铜版的广告纸洗得干干净净，用纱布沾了酒精又擦了一遍，撒上一层面粉，二姐用啤酒瓶在广告纸上开始擀起了一个个饺子皮来。

我们俩一个擀饺子皮，一个包饺子，不一会儿，一平方米的广告纸上摆满了一个个娇憨的饺子。

第一锅煮出来，我们自己吃了几个，觉得味道真不错，二姐盛了一大碗端给门房的汉中大叔，大叔的惊喜可想而知，他连连夸赞：好吃，好吃！他一定要给我们俩装上一大袋水果

和零食互换。

手工的除夕饺子！正宗的陕西水饺，二姐在楼道里嚷嚷着。同一层楼没有回家的两个川妹子过来了，川妹子又喊来了楼下的三个姐妹，接着妹子对面楼上的男朋友也过来了！一下子，这个带来了四川的耗牛干，那个带来了涪陵的榨菜，川妹子的山东男朋友带来了大枣和卤驴肉，这个身在异乡的除夕夜，因为二姐的饺子变成了一个南北荟萃的“食尚汇”。

大家说起自己家乡的除夕习俗，来自南地北年轻人，一个个话赶着话，最后又一起动手包起了饺子，欢声笑语把楼上的对一晚归的情侣也吸引下来了，大家把宿舍的椅子都搬到楼道上，把床头柜拼接成一个大桌子，饺子最后成了媒介，有人带来了酒，有人带来了吉他，一群人大声唱歌，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《酒缸倘卖无》……敲盆又敲碗，欢声笑语，那叫一个热闹。

夜色愈深，除夕的烟花开始陆续绽放。有人说，要不要骑车去街上看烟花啊？去啊，去啊，我们又去找门房的大叔给我们放行，大叔看我们一群人，说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，本来是工厂规定11点不许开门的，但是是新年啊，再说还差两分钟才11点嘛。于是有人去借摩托车，我们一群年轻人呼啸着，飞驰过街头，在长安镇的广场上，数着新年的钟声，一声声敲响。

此后，在很多很多的节日里，我都像二姐那样，隆重地折腾，买花装扮餐桌，像母亲一直希望的那样，让寻常的日子生出热闹和喜庆，无论生命里遇见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都要像一株老家山野里的植物那样柔韧又坚强，担得起风雨，享得了彩虹，亦能敌得过寂寂岁月和如水暖阳。